

卷之四

南冢宰少原余公傳

賜進士出身正議大夫資治尹工部左侍郎山陰劉宗周撰

公諱懋衡字持國徽州府婺源縣人登萬曆壬辰
進士第筮仕永新令其政一本德教潔已愛民咨
訪利病輒爲興革復學宮創明新書院與鄒比部
元標王太嘗時槐鄒侍御德泳講學其中邑人化
之相戒不敢爲非初江右未行官解法公至力請
通行以紓民困歲旱步禱三十里雷從麗譙上起
境內霑漑劉儀部元卿作霖應錄紀異焉治永新

六載有聲徵拜御史

上方急治礦稅巨璫哂憲徧天下公上言璫誅求無厭爪牙藉勢搏噬民并命溝壑上得其微利而下受其大害所在激變恐有土崩瓦解之憂宜下詔罪已亟罷之以安社稷忤

旨將逮杖適雷震得免復因天變陳六事其略曰天於人君猶父也子無一日不面省父母

皇上可一歲不躬祀天乎比來靜攝爲嘗鑾輿鮮馭薦鬯燔柴雖特遣大臣恭代

皇上亦自拜大內而地非南郊難稱大報况天威凜烈尤當曲爲祇承則郊祀宜親也聖學貴緝熙而儒臣顓納誨其爲益也薰陶漸漬而不自知今經筵久輟日講所進直解非無裨益然未及民瘼邊計吏治士風若創業之艱難守成之不易須待問難乃便發明則經筵宜御也大之卿貳督撫次之藩臬道府職掌不同兼署未易今懸缺經歲代庖踰年精神旣難以周詳事務漸歸於壅滯將來事體收拾甚艱天工人代竊不如如此則官僚宜補也

臺諫之設非以備官用廣耳目而開聰明卽古建
鼓懸鞀之意也今科道寥寥矣候補散館待選之
臣不乏賢矣誠一朝布列言路令其以言事主彼
激於大義之不容已而發於積誠之無所爲自能
持大體而略細故自能矢正直而依忠厚則科道
宜授也天生賢才不易而聖世不錮人於終身往
時建言被謫諸臣其中固有光明俊偉之輩或涵
養未到議論過激今居下僚之久更佩主恩之深
有從事學問而見道分明者有講求經濟而用世

優綽者誠論吏部採摭公論以其人之論列合其
人之生平隨才器而酌用之豈直礪世維風陰有
裨助將國家收得人之效賢士無在野之歎感召
和氣恒必繇之則廢謫宜錄也民苦礦稅極矣四
海頻顛衣食無資姦徒亡命徧地攘攫商賈旣半
去其塗行旅又共怨於路老弱難存性命莫必若
復秋禾失稔勢必盜劫公行方今宰賽作孽於遼
陽五路跳梁於上路薊鎮已兆兵端北虜更釀釁
隙當撤回採摭之使叅隨撥置生事害人之尤者

盡寘之法籍其姦賊以充軍實既洩神人之忿又
省帑藏之輸軍氣百倍行伍生色虐政之除何俟
終日則礦稅宜罷也疏奏不省尋視鹺長蘆一切
贖罰皆解部濟邊助學田贍貧生復周公廟祀是
年游饑賑濟流離全活以萬計及代令有司籍餘
贖備水旱絕無所私巡按陝西稅璫梁永播惡秦
隴八年矣公屢疏劾之密擒其黨永窘甚賄膳夫
以蠱進公瀕死夢神示方得解事聞

上乃撤永未幾并罷天下礦稅閱視固原延綏兩鎮
邊務出定邊寧塞值胡兒數百南來見公按轡徐
行皆大駭卽望塵遙拜徙營宵遁其威靈潛伏如
此旣竣條上安攘十事曰積錢糧脩險阨練兵馬
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酌撫賞定
經制累萬餘言詳具奏議中

上嘉納下司農司馬通行九邊其後以滇南未靖建
州又見告

特諭兵部申飭焉報滿不得代與馮侍御從吾講明
理學脩正學書院於關中旋因父喪免歸後數年

復以夙望召掌臺理外計監癸丑會闡葉政府向
高典試兼票擬公請勿令文書官入貢院以遠嫌
疑中使欲入簾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
擬

上問爲誰以余懋衡對

上曰是按陝西屢疏劾梁永者命收回文書繇是直
聲振朝廷天啓初虜氛孔熾蓮妖未平黔蜀間反
者數起洎廣寧失守公時爲少廷尉陳防守要務
以固薊鎮衛京師凡十二條原本於君臣惕厲弘

濟艱難以至選將練兵守隘遠謀編保甲劄外營
增城墉鑄器械製火藥積磚石急搬運以備儲精
發倉穀以平糶價防其大入備其深入堅壁清野
穿井引泉條分縷析咸當機宜朝廷倚以爲安遂
授御史中丞協理京營戎政公日討軍實而訓之
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疏陳多事之日中外將
官宜久任不得躡轉以開倖門王總督象乾議撫
西虜藉其力以制東虜公以夷性難馴賞額難繼
議出創始謀貴萬全乃上疏曰自廣寧再失榆關

復以夙望召掌臺理外計監癸丑會闡葉政府向
高典試兼票擬公請勿令文書官入貢院以遠嫌
疑中使欲入簾力拒之怒去誣奏御史不容送票
擬

上問爲誰以余懋衡對

上曰是按陝西屢疏劾梁永者命收回文書繇是直
聲振朝廷天啓初虜氛孔熾蓮妖未平黔蜀間反
者數起洎廣寧失守公時爲少廷尉陳防守要務
以固薊鎮衛京師凡十二條原本於君臣惕厲弘

濟艱難以至選將練兵守隘遠謀編保甲劄外營
增城墉鑄器械製火藥積磚石急搬運以備儲精
發倉穀以平糶價防其大入備其深入堅壁清野
穿井引泉條分縷析咸當機宜朝廷倚以爲安遂
授御史中丞協理京營戎政公日討軍實而訓之
定雙糧單糧法以示激勸疏陳多事之日中外將
官宜久任不得躡轉以開倖門王總督象乾議撫
西虜藉其力以制東虜公以夷性難馴賞額難繼
議出創始謀貴萬全乃上疏曰自廣寧再失榆關

空虛一切戰守難猝辦督臣不得已而藉西虜之防爲我藩蔽各項撫費議至百餘萬金恐難爲繼不可不爲來歲慮也今巴蜀黔滇所在軍興三楚西粵調發應援齊魯有妖賊之難登萊嚴瀕海之防則加派所入亦甚狹矣而他省水旱蝗蝻尚未可必也且上谷雲中山右以及延寧甘固諸邊外無非虜者皆以保塞爲名糾衆要賞勢所必至無以應之則干戈四起而不可收矣此又不可不深慮也臣願督臣與諸虜夷約曰或夷或虜能復廣

寧則與若干不能則否能殺叛臣及斬首虜則與若干不能則否二歲之內能以兵距奴使不敢窺寧遠以西則與若干不能則否水無隄防則潰虜無限制則逞雖在擾攘之中務盡操縱之術雖虜之變態無嘗而我之脩備不懈一年粗備二年大備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乃不負

皇上託重之意同朝盼望之殷也得如議行晉兵部侍郎輯古人安攘方略冠以

二祖分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八部進之時董司馬漢

空虛一切戰守難猝辦督臣不得已而藉西虜之防爲我藩蔽各項撫費議至百餘萬金恐難爲繼不可不爲來歲慮也今巴蜀黔滇所在軍興三楚西粵調發應援齊魯有妖賊之難登萊嚴瀕海之防則加派所入亦甚狹矣而他省水旱蝗蝻尚未可必也且上谷雲中山右以及延寧甘固諸邊外無非虜者皆以保塞爲名糾衆要賞勢所必至無以應之則干戈四起而不可收矣此又不可不深慮也臣願督臣與諸虜夷約曰或夷或虜能復廣

寧則與若干不能則否能殺叛臣及斬首虜則與若干不能則否二歲之內能以兵距奴使不敢窺寧遠以西則與若干不能則否水無隄防則潰虜無限制則逞雖在擾攘之中務盡操縱之術雖虜之變態無嘗而我之脩備不懈一年粗備二年大備進則可戰退則可守乃不負

皇上託重之意同朝盼望之殷也得如議行晉兵部侍郎輯古人安攘方略冠以

二祖分征謀機備守律奇間八部進之時董司馬漢

儒毋病註籍樞政悉取裁於公制虜撲妖援黔靖
蜀公之力爲多其陳東事遠近之防大略言山海
布置當令陸可以禦水可以襲近則扼險爲固遠
則觀變出奇賊赭廣寧之城俾我不得東駐若墩
堡相望密伺之而漸逼之未見其不可東也賊用
恫疑之術俾我不得併兵若聲勢相連直綴之而
橫搗之未見其不爲併也臣與樞輔議以王威孫
祖壽二總兵駐永平遵化固二路之守以尤世祿
王世欽二總兵駐寧前張犄角之勢以馬世龍聯

四部之呼吸叅戰守之機宜又偵得廣寧空虛以
夷官副總兵王世忠統兵三千居之親虎酋而招
金白之裔落總之離夷虜之交繫歸正之心寓進
取之計海上舟師固爲牽制亦備搗虛沈有容自
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毛文龍自皮島掩襲鎮
江九連城當先事而籌相機而發若彼空國出便
逼其巢使腹背受敵前後瞻顧就中必有窾隙可
乘也其時安酋繼奢而起都勻被圍公請發帑金
三十萬鼓三軍之氣令滇南鎮守總兵沐昌祚移

駐霑益州廣西總兵紀元憲移駐泗城州湖廣總
兵馬燭移駐偏橋以便進取壯聲援又因撫按告
亟覆疏曰黔事之再亟也總不外催兵奏餉二項
今言兵則舍催督三路之外更無別法須各令勒
限到黔逗遛者將領聽督臣提問仍嚴勅各省撫
臣督促星赴以解燃眉言餉則除留楚南兌糧及
新餉外不足尚多舍請帑更無別法伏懇允臣三
十萬之請慨發戶部卽令該部亟行近省將應解
錢糧如數兌完刻期解黔毋稽時日而喫緊尤在

通糧道有糧而不得達猶無糧也自鎮遠抵平越
爲里二百五十自平越抵會城爲里一百八十今
責令總理魯欽領施溪兵二萬急剪何中蔚以去
龍里之梗防新添之遏爲會城之援責令總鎮張
彥芳招募銅兵及所部一萬往來偏興清平一帶
以防孫家墳重安等處惡苗之竊發而爲平越之
援然滇黔之氣脉宜通也責成總兵麻鎮督泗城
等兵恢復安順約會將領許成名張鶴翀土官于
騰龍等相機定計堵截羅沙諸寇以通滇黔之路

蜀黔之聲息宜接也敕諭四川叅政戴君恩速提兵二萬恢復遵義屯駐于此兼防誘伏以扼水蘭之交若滇南霑益一帶乃黔接壤可聽安効良出沒乎則整兵秣馬從間道出不意以撲効良以約師期鎮臣沐昌祚之責也至貴州採糧之說尤兵家所戒採之於苗是堅其叛也採之於居民是甘爲戎也古名將於卒取一笠而斬以徇者謂何願督撫嚴戢將士毋蹈覆轍也臣又聞覲里土司楊氏有舉人楊世芳者已列科目可就羈縻至蒙詔

添新隣司樂平等司不盡助逆若能多方馭之以土夷攻土夷且懸厚賞以待必有應者是在督撫諸臣聯絡操縱結之以威信運之以機宜庶事克濟耳

上皆從之諸所題覆甚具若陳三大逆情形申飭營務懲募兵虛冒行鄉約保甲等疏咸邦政時務之大者提督巡捕郭欽爲璫魏忠賢姻親營陞都督同知公以無勞改玉非法駁寢之又忠賢等乞敕諭將各監弟侄及客氏男各世襲錦衣衛官公以

武職非軍功不世襲婦寺冒濫非制遂封還兩敕
隨疏言

皇上爲阿監保母創先朝未有之例上違

祖制下隳職掌目前何以酬軍功將來何以詒燕翼
况忠賢等富貴已極受恩非輕當持盈戒滿遵守
祖制以報

皇上之高厚不宜得隴望蜀妄希非分以致

皇上之愆忘也忠賢等復遣人力求公屹然不動諸
瑞銜之居無何以陪推陞南京吏部尚書公以點

陪非例恐人懷僥倖五疏力辭遂予告歸廷辭之
章惓惓以無逸法天率

祖爲言一時臺省交章惜留明年鄒太常德泳請特
召馮從吾余懋衡曹于汴置論思之地以進聖學
而正士風乃起原官又引疾不赴而楊總憲璉劾
魏璫大罪內有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借
用爲逐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等語璫益嗾焉先
是公官江右陝西時嘗建講壇與鄒馮稱老友南
皋每謂公學術淵源一本紫陽家法少墟亦推爲

新安朱子復生及在都門復與諸公關首善書院
雖當倥傯不廢徃復至是御史張訥因毀首善請
禁僞學言海內書院最盛有四東林江右徽州關
中余懋衡馮從吾孫慎行鄒元標爲大頭目並宜
處分遂俱削籍爲民仍追奪誥命一切書院皆拆
毀變解助工嫠故有紫陽書院三賢祠文公所建
以祀周程先生者議亦在毀中公廢居償之得不
毀崇禎改元魏璫旣伏誅有

詔給復官誥追敘川功賜金幣復推南銓廷薦者無

虛月二年正月卒於家訃聞下部議卹大宗伯何
如寵等議曰余懋衡生紫陽道義之鄉有堯舜君
民之志治邑永新已見禔福一方矣及冠豸而筦
軍國之大計按百二之山河直令吏畏民懷鱷貂
歛手洎掌計典情面不徇國憲用彰兩佐棘寺而
廷稱平焉分寄戎政不畏疆禦裁抑倖封及命掌
留銓政賴統均南國而飄然一葉望似鴻逵矣當
世道茅靡士風瀾倒之日而人倫增重晚節彌堅
其識力足冠一時傳述尤垂千古理學節槩遠可

溯紫陽遺範近實與鄒元標馮從吾伯仲間也得
旨賜祭葬有加禮公內行淳備幼篤至性一歲喪母
三歲問母所在遂號泣終日不食按秦聞父卒卽
日奔歸不茹酒肉不入內閫者三年居繼母喪如
父喪繼母疾革執公手訣曰好大臣好孝子云公
之學以誠入以敬守以躬行實踐爲自得以曲成
萬物爲同仁登第四十年而山林講學之日居其
大半黨禁方厲著述自如考據今古極爲精密啓
迪後學諄切不倦嘗訓學者曰人倫日用之嘗天

道性命之妙皆萃四書五經及周程張邵朱子之
撰述學者博而求之約而會之靜而觀之動而體
之凝神居敬窮理反躬久之超然有悟自知人之
所以同於物者何在知人之所以異於物者何在
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物知我之所以法天者何
事自不爲流俗所移異端所惑矣其論性曰仁義
禮智總之是性然四者無形無方在默識其真耳
四者亦無墻壁遮隔是一性能仁義禮智又能時
仁時義時禮時智到此不可以言語形容矣或問

性無善無不善告子說也後儒有以無善無惡爲性體者此與告子何異乃孟子道性善豈無據而標宗旨乎曰子不觀於易乎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言天道亦言聖道也其道同是以自彊不息之學與天之行健同夫剛健中正純粹精豈非善乎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則以生之理謂性也告子單言氣質孟子專言義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論仁曰人在天地間不可一膜自封須有兼濟人物贊助天地之念乃可以

言人所著有奏議古方略戎政要議荒政要言余氏鄉約文集詩歌語錄二百餘卷學者稱少原先生與吉水關西並議崇祀

念臺劉氏曰自徽國以來新安稱理學區往往多賢者予猶見少原先生正色立朝難進易退令人望焉起敬及讀乾惕太和諸集絲關閩濂雒以滌鄒魯易簡精微後儒方斯蔑已乃其掌戎治兵功在社稷與新建頡頏又何偉哉從享大成

本朝攸重宜俟諸論定若公者庶無慚鉅典矣子鳴

雷學術經濟能世其家與子善乞言以傳為錄大節著於篇俾論世聖門者採焉

賜進士身總督浙直軍務李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營口人張鳳翔較梓

南冢宰少原余公傳畢

重定古方略緣起

袁州 張自烈 述

明

門人 余 楷 較

古方略。冢宰余公輯古廟算闡政兵法。擬繕寫呈御覽者。詳觀其書。蓋根抵春秋左國。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二十一史。杜氏通典。文獻通考。歷代名臣奏議。暨孫吳諸兵家言。或刊改漏失。或芟除複重。征謀機備守律奇間。隨類編次。計若干卷。予偕家仲季余太微中台諸子。參括衆本。讐對宿訛。間附管

窺。頗益時用。非舊刻武經武編兵衡將鑑兵機纂武備志武侯全書闡外春秋。可同日語。昔富弼請建武學。聚古兵書。令多士講習。博知古今成敗。范仲淹謂狄青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自是折節讀書。通秦漢以來兵法。我

太祖與諸將論方略。論之曰。卿等非不能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繇是推之。古方略蓋仰體

太祖勗厲諸將意。兼得宋名臣讀書識古今之法。今

天下虜寇交訐。公是書適版行四方。中外文武諸臣。亟討求要實。見諸施行。無徒視爲空言也。

近代韜鈴家。初罕師承。紛然襲蹈。三代以前不具論。自春秋迄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竝作。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法。附以先齊大司馬田穰苴之說。曰。司馬穰苴兵法。然非齊之全書。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復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輒盜取之。武帝時。楊璞攜摭遺佚。紀奏兵錄。存軼者半。至孝成。命任容論

輯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後世皆不復存。今所傳者。七書而已。此其大較也。况兵書尤有真似難識別者。如六韜世傳武王太公問荅之言。其詞猥雜。類戰國後事。非太公當日語。陳埴頗疑其僞。言兵以孫吳爲宗。而輯武經者首孫子。西漢藝文志謂孫子書凡八十一篇。唐杜牧謂武書數十萬言。武侯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史記司馬遷。兩稱孫子十三篇。文辭完全貫穿。非筆削者。當屬孫武全書。或言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或又

言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杜牧注孫子。謂武用仁義。使機權。蓋合機權仁義雜用之。或又言吳起之書尚禮義。明教訓。得古司馬遺法。武則一切馳騁戰爭奪謀逞詐之術耳。蘇軾言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梅聖俞評孫子曰。此戰國相傾之說。司馬九伐之法。武所不及。則是武不逮起遠甚。或又曰。司馬法比諸家爲優。荀卿曰。孫吳尚勢利而貴變詐。司馬光曰。自孫吳

以降。皆勇力相勝。狙詐相尚。則是起與武皆無足法也。李靖與唐太宗論兵。或疑其書宋阮逸作。馬氏通考。又言宋神宗命王震較正武經。已有是書。非逸假托。按諸所問荅。皆淺陋。其爲後世僞筆。無疑。三略據後漢書注。謂此卽留侯下邳所見老人出一編者。光武引其言爲詔。本黃石公記。似魏晉後書。然大率類鬼谷押閣揣摩飛箝抵巇。世信其爲黃石手授。非也。某謂孫吳諸家。各有可去取。善兵者。取其輔翼兵籌足矣。毛舉苛論何益。它或剿

竊前說。徒資遊談。無益禦侮。斯又孫吳諸家之罪人也。

書有傳疑而不足信者。如管子言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戍。國穀二十倍。淮南子言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伐主。下伐上。恐爭鬪不已。奈何。太公教之以繁文滋亂。以持天下。因爲三年之喪。令類不畜。其意以爲生子少。不至人多爲亂。又令厚塋久喪。以亶其家。其意以爲破其產。使不以富啓亂。

某謂設戍以取粟。繁文以持亂。去徙木賦芋幾何。武安得代商而王。孫武始見吳王闔廬。三令五申。斬王之愛姬以試兵。曰可使赴水火。蘇軾曰。武始見。試以婦人。猶足以取信闔廬。使知其可用。則是軾果信孫子有是事。某謂武戮隊長。僅二人。整齊約束。僅無敢出聲。非有教導訓練之素。而謂其惟所欲用。何言之易也。善乎我。

太祖論孫子曰。殺寵姬以試兵。特司馬遷好奇之言。凡傳疑不足信。類如此。

法有行于古。不可施于今者。如漢書逐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逐捕吏。諸持鈎鉏田器者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爲盜。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聞教令。卽時解散。某謂後世守令倣此法。猶開戶揖盜耳。盜滋甚。又唐房瑄請復兩京。遇安祿山將守。忠于陳濤斜。效古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縱火。官軍死傷甚衆。某謂車戰非不可用。不善用必敗。瑄覆轍足鑿也。凡古法不可泥。類如此。事有譎而不足訓者。如漢衛青將三萬騎擊匈奴。

伺左賢王醉。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之。某謂宋襄不鼓不成列。後世以爲迂。若青伺王飲酒而圍之。所謂乘垣之盜。雖迂不宋襄若。不可爲法。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願往斬之。以示威。光白遣之。介子因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刺樓蘭于帳中。某謂春秋書楚子虔誘殺蔡侯般。惡其爲詐始也。棄疾以殺戎蠻。衛鞅以給魏卬。秦人以劫懷王。唐憲宗以除王弁。代宗以圖思明。皆傾危成習耳。誘刺樓蘭。隳國大體。惡在其能。

威諸國。凡譎詐不足訓類如此。

論有美而可聽。而其弊不可救者。如唐蕭俛段文昌。以兩河略定。漸宜銷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軍士落籍者。聚山澤爲盜。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道兵少。始勤招募。某謂周戢戈橐矢。示不復用。非無備也。秦銷兵鑄鏹。不二世而亡。俛等不鑒秦弊。至兵化爲盜。宋李綱言祖宗舊制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給銀絹。無僞濫之弊。近年以

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放據。累百之中。可存者十數而已。某謂將能執法計功。士不罔上希倖。則僞濫自熄。舍本而末是務。徒據首級多少。甄別軍功勝負。或俟其已死而斬首。或詐斬平民以冒功。安在祖宗舊制足法也。凡說甚美而弊不可救。類如此。

事有悖理變制。後世當以爲戒者。如北貉燕人致梟騎助漢。漢唐借兵夷狄自是始。晉武帝用李熹

言。發匈奴五部之衆。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伐西樹機能。五胡亂華之禍自是始。回紇喝勒可汗善用兵。請助討安祿山。肅宗廣平王與可汗太子約爲兄弟。進取長安。其後回紇輕唐。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某謂內夏外夷。百王不易之法。而繇漢迄唐。自貽伊慙。卒致覆亡。唐上元間。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衛伯玉軍。劉季述王仲先。皆典神策兵。元和間。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學士白居易奏言。國家征伐。宜責成將帥。近歲始以

中使爲監軍。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奈何。令後代相傳。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政和元年。童貫得志西羌。謂遼可圖。因請使遼覘之。乃以鄭充中充遼主生辰使。貫副之。用李良嗣策。結約女真攻遼。後金人見中國數敗。劔深入南侵。入汴城。邀上皇出郊。欽宗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流涕。某謂中官典兵權。開邊釁。非國家之福。南宋其較著者也。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難作。百官至不能乘馬。唐代宗時。宰相王縉杜鴻漸等。佞佛。高座講仁王經。虜至乃罷。虜退復講。梁元帝爲周師所圍。聚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某謂防患詰戎。安事佛老。喪師辱國。取譏外夷。軍容盛而武備衰。識者謂宋繇此亡。况武備積弛。軍容寢廢。非必談苦空講仁王。而其類墮削弱。視昔尤甚者哉。凡悖理變制。後世當以爲戒者。類如此。諸如此類。古方略或削而勿錄。或存以志戒。讀者不可不知。餘詳凡例。

古方略緣起終

重定古方略凡例

明

袁州 張自烈 著

門人 余楷 較

征始

二祖討賊禦虜最著者。漢唐宋闕焉。蓋

本朝創業。與唐宋異。凡克敵制勝。皆機謀守律互用。非可按類枚舉。今著于篇。特冠卷首。自大政紀鴻猷錄啓運錄外。復據寶訓實錄函史吾學編憲章類編增入。既以明臣子尊

王之義尤冀文武諸臣。追惟

祖宗朝。櫛沐艱難。兢兢覲揚云爾。它察吏綏民。防微杜漸。屯田備邊。信賞必罰。事非征討。足垂今法者。仍附見集中。令讀者知內脩外攘。道相終始。非是則不可征。某不揣淺陋。僭肆評隲。竊附古諍臣遺意。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質諸

聖朝。或有所取。俟後世論定。

和冒頓。伐高麗。盟頡利。襲突厥。不可謂征。范增舉玦。漢高遊雲夢。鼂錯削七國。不可謂謀。張良躡足

封齊。紀信乘黃屋。誑楚王。霸詭言冰堅。可渡。趙普杯酒釋兵權。不可謂機。句踐養胎待用。秦築亭障。宋儲封椿。行青苗。手實諸法。不可謂備。唐太宗取高昌。置安西都護。鄧素請增兵。懷遠戍。封嘗清守河陽。斷橋抗賊。不可謂守。章邯發驪山徒奴。產子擊楚。楊素士卒願留營者。悉斬之。李光弼使烏承恩潛殺史思明。不可謂律。班超斬康居焉耆尉犁三國王。鄧艾道陰平破蜀。不可謂奇。陳平草具給項王使。尚結贊間李晟。不可謂間。古方略皆譏之。

大義見各區篇首自序。

六經四子。芴貫兵法。先儒嘗謂後世兵書之煩。不如師卦六爻之略。然學者詳考博稽。徵洽史傳。使智慮溢發。庶幾慮變不測。古方略非略經。借史以翼經耳。

綱目書法。繫兵制沿革。宰相宦官治亂者。錄一二志戒。歷代諸儒史論。與方略互發者。皆擇別存之。俾識去從。列國地名音釋。見小注。古方略不以人廢言。至夷虜亂賊。如慕容拓跋粘沒喝。王莽宇文

化及朱泚之徒。計慮狡黠。繫絀弗載。蓋後世闕外。碩武之士。宜追跡韓岳。比隆方召。智豈出虜賊下。乃有署狡黠為雜智。進盜賊而誨姦雄者。必不可為訓。它書瑣猥。謬鑿尤衆。識者繇古方略推之。當知所取正。

世傳風后握奇。黃帝以破蚩尤。古本三百六十字。武王伐紂。太公始增損其法。用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漢武帝令丞相公孫弘。演其義以授霍光。至諸葛武侯。為八陣圖。頗得其新意。要之武侯制

馭吳魏別具機略。非專恃陣圖也。宋仁宗時契丹入寇。詔賜陣圖。虜至。崔翰等方按圖布陣。趙延進曰。主上委以邊事。期於克敵。今虜衆若此。宜合擊之。速令獲利。宗澤授岳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近世言陣法者。類膠柱不適用。往往挫敗。古方略不汎載陣圖。以此。若夫狄青之武剛車。吳璘之疊陣法。郭登之飛天網。戚繼光之鴛鴦陣。其制具在。又非洞當中黃。徒存若號。藏身破陣。僅類兒嬉。倣而行之可也。

張衡云。天文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其弊好巫。君子不以專心焉。歐陽脩云。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李晟討賊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或云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賊旣退。晟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擅也。人可用。不可使知。五緯盈縮不恒。晟懼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繇晟之論推之。凡梓慎裨竈卜偃子韋甘公石申夫唐都

之言智者皆不屑道。它如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九道六丁六甲。非不偶驗。尤誕不足信。古方略不侈言天官日時以此。

置毒軍法之尤陋者。或謂晉悼公伐秦。秦毒涇上流。晉師多死。趙充國以萬騎守金城。置毒水中。是歲虜病者衆。然某觀杜洪置鴆酒于井。佯棄城去。楊行密知不入毒。可以愚愚敵。不可以愚智敵。古方略不載防毒五法。以此。

凡前人方略。宜變化出敵意外。或因或反。事異而功同。一竈耳。孫臏滅之。虞詡增之。一漏刻耳。段秀實延之。馮瓚促之。王翊亂以差之。軍志曰。兵惟雜。又曰。多方以誤之。讀方略者。宜師其意。必謂某法應某事。某事克某敵。則惑之甚者也。

八區相須爲用。惟變是適。李牧居鴈門。士日得賞。賜不戰。卒破匈奴。守寓戰而機律從之。此牧之善用奇也。諸葛武侯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遣使約吳大舉。患糧運不繼。分兵屯田。耕者雜渭濱之間。備兼守而謀從之。此武侯之善用律也。岳

飛討賊會朝旨召張浚還。飛曰：已有定畫。都督留八日。賊可破。不時果八日捷至潭州。謀赴機而奇從之。此飛之善用戰也。所謂如環無端者也。車三十輻共一轂斗居中央。臨制四方。征也者。明王自爲正而天下正。得是道也。七者不煩而用有餘。古方略首征以此。

古方略義取濟時。辭嫌害志。各部輯錄皆棄煩就簡。稍爲節刪。吳魏及前後五代與方略偶合者爲續編附後。不齒正統。蓋內中國外夷狄。內君子外

小人。余公之志也。仍之而已。

古方略凡例終

重定古方略總目

征卷之一

民兵攻滁陽

救六合守滁陽

計克和陽

克太平路

書報陳也先

搗采石取集慶

禮聘秦從龍

古方略總目
立營田司

斷張士誠餉道

立民兵萬戶府

克婺州開郡學

旌吳院判

諭胡大海守寧越

用間殺趙普勝

誘致陳友諒

拔偽漢江州

書諭胡廷瑞

諭諸將屯田

張子明告急

征偽漢陳友諒

計取陳友定

常遇春取安陸

鄧愈守襄陽

諭王天錫往襄陽

征卷之二

論徐達備張士誠

論立國根本

論勝敗在主將

徐達取興化

論徐達等討張士誠

朱文忠攻杭州

戒諸將備元兵

論將道仁愛為本

閱試將士

戒浙西降將

論王業戒驕忽

命將北征

論徐達等勿留降將

命宋廸往諭張興祖

論湯和進攻延平

戒州縣安養百姓

論廖永忠等取兩廣

論用兵不拘古法

論馮宗異遇援兵

命將直擣元都

楊璟等克靖江

問廣西邊務

諭袁義撫訓軍士

論元兵亡國

錄征南將較功

命將往征沙漠

蘇琦言時宜三事

征卷之三

諭軍營備不虞

釋左丞胡德濟

諭楊璟討覃屨

諭諸臣省浮費

聘儒士與諸將說書

金興祖問道取援兵

諭武臣法贖將

戒武臣凌虐軍士

論文武非兩塗

定武官承襲法

張秉彝言便宜四事

論薛顯功罪

論屯戍諸將

傅友德攻階州

傅友德進兵漢州

湯和進兵夔州

廖永忠拔瞿塘

論賞僞夏小較

戒妄言祥瑞

論貪愚不可使

論孫子得失

論濫刑黷武

訓飭郭英諸臣

詔釋良吏費震

論勳臣戒戢莊佃

論楊璟等功罪

論武臣子弟襲職

諭徐達等防邊

征卷之四

省大同諸處供億

置內外衛所

勅約束將較

討五關叛蠻

諭丁玉蓄謀用士

論武備不可忘

勅備高麗

論任官辨邪正

論賞罰勸懲

諭徐達等知虜虛實

命將直擣雲南

命諸衛軍士防倭

諭烏撒諸蠻負固

諭傅友德取糧爲食

諭吳復等合攻諸蠻

戒勞民爭利

分設雲南衛戍

諭傅友德等治烏撒

戒衛所造作

諭用兵在任將

諭邊軍就本衛較試

勅將士巡倭

諭沐英等防蠻

諭止高麗入朝

詔武臣習武事

遣軍漸逼景東

詔停遼東營繕

論宦官不可掌兵政

論諸將知軍士能否

宋訥議屯田備邊

論漢明帝苛察

論漢文帝得失

論致治在任人

論宋太宗詒謀不善

論漢賜民爵

論人主聰明壅蔽

勅燕王防虜

征卷之五

命駐兵開平備虜

顧成議防虜

嘉顧成議防邊

論天險在德

諭斥去陣圖

問勞朝使

戒誘人犯法

諭羣臣息盜

勅諭寧夏守備

與侍臣論刑賞

嘉恤遲使

察有司賢否

勅宋晟盡心邊務

論君職在養民

軍士怙終不宥

戒守將徙民

論汲黯達大體

論奉天征討功罪

撫馴西北諸胡

戒以器用累民

責中官擅役工匠

戒人臣諛佞

論趙王嚴邊防

捕皂君山寇

戒窮治諸盜

征討安南

論張輔等貯餉

征卷之六

戒內使至邊

推治內使李進

論宋晟教琥邊務

戒宦寺與外庭交接

戒人臣外交

比試不中謫戍

戒縣官重斂

諭定閱試法

論平交阯陞賞

議征虜餽運

止治捕盜千戶罪

制阿魯台姦謀

戒中官干預

論軍官襲職

分導中灤事宜

嚴侍衛防禁

周新奉法捕惡

論用兵多寡

詔親征瓦剌

備瓦剌馬哈木

夏原吉正言

王彰巡撫河南

夏原吉等議北征

征阿魯台兀良哈

征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守卷之一

來歙守洛陽

廉范拒北匈奴

陳球固守零陵

傅燮守漢陽

劉備歛衆拒險

王忠嗣持重安邊

哥舒翰夾擊吐蕃

古方略綱目
三十一
盧奕死不失節

顏真卿起兵討賊

顏杲卿用何千年策

張巡起兵雍丘

張巡擊令狐潮

李光弼堅守太原

張巡許遠守睢陽

張巡直衝賊陳

張巡死守待援

張巡許遠死節

李光弼移軍河陽

田神功擊史朝義

守卷之二

渾瑊固守奉天

李文悅守鹽州

柳公綽撫回鶻沙陀

辛讜堅守泗州

楊延昭登陣固守

寇準戒守城壁

曹瑋勒兵堅守

种世衡城青澗

守卷之三

李綱諫幸襄鄧

李綱諫割地

李彥仙守陝州

劉子羽斷敵來路

吳玠守和尚原

劉子羽擊撤離喝

吳玠守仙人關

魏勝固守海州

孟宗政力拒完顏訛可

孟宗政敗完顏賽不

杜杲守廬州

孟珙復襄陽

余玠城釣魚

張世傑守厓山

守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奇卷之一

燕將歸趙王

韓信拔幟破趙

周亞夫破吳楚

李廣拒胡兵

耿純燒廬舍

岑彭等破蜀

秦王世民圍高塘

秦王決堰擊黑闥

李光弼計取賊馬

李光弼計降李日越

張齊賢禦契丹

尹繼倫擊契丹

奇卷之二

韓世忠邀擊兀朮

韓世忠敗劉忠

岳飛連復六郡

岳飛平湖湘

韓世忠圍淮陽

劉錡敗兀朮於順昌

岳飛擊兀朮於郾城

魏勝復海州

劉錡扼金師

畢再遇紿敵

奇卷目次畢

重定古方略總目

間卷之一

孫武用間

田單解圍破燕

應侯間廉頗

陳平間楚范增

光武宣布李軼書

李靖襲破頡利

裴行儉間伏念溫傳

古方略總目
李晟立斬賊間

韋皋拒吐蕃

雲南擊吐蕃

賂間留守林仁肇

种世衡間野利

岳飛間劉豫

間卷目次畢

書